



冰下的梦

BINGXIADEMENG

内 容 简 介

《冰下的梦》是我国第一部以海洋为主要题材的中、短篇科学幻想小说选集，全系我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和新涌现的年青作家的新作。内容题材广泛，艺术构思新颖，包括海洋探险、水下考古、南极洲神秘的水下世界，外太空人对地球的窥探以及人类历史上发现美洲的动人故事等。

冰 下 的 梦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东长安街31号）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4 $\frac{3}{8}$ 字数：310,000 印数：1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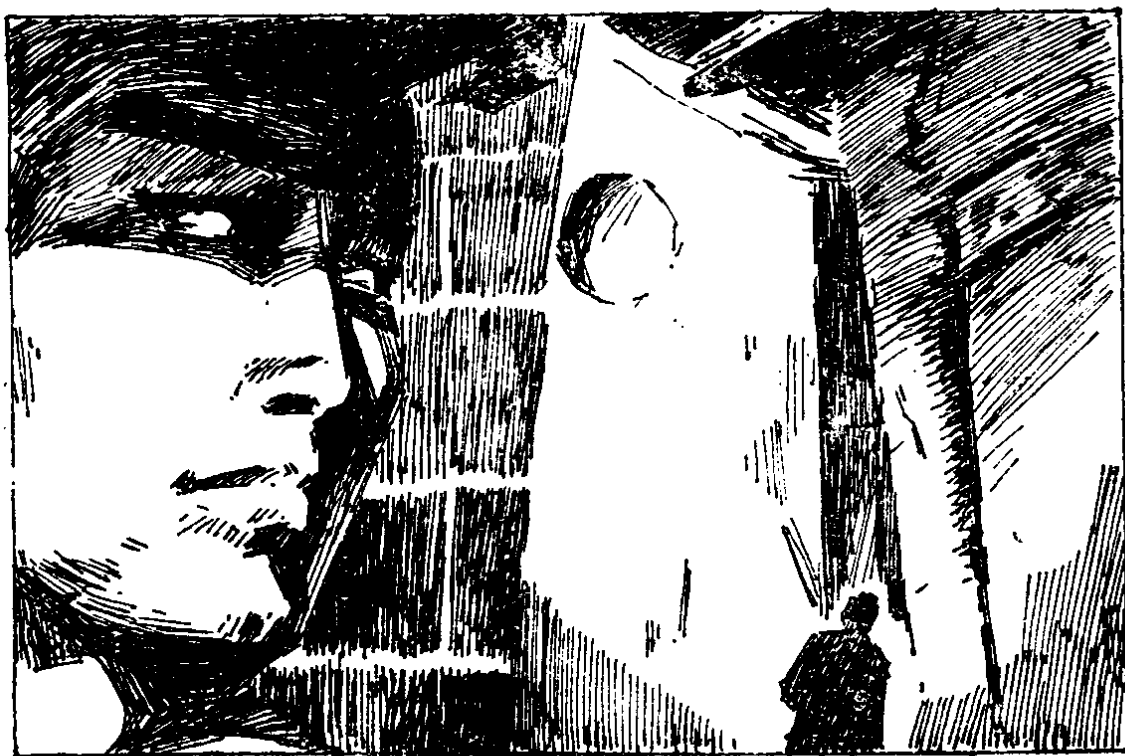
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社科新书目 1-45 统一书号：10193·0045 定价1.20元

目 录

古庙奇人.....	郑文光 (1)
冰下的梦.....	王晓达 (8)
扶桑木下的脚印.....	刘兴诗 (151)
搏 斗.....	肖建亨 (230)
太空情侣.....	秦 岭 (262)
幽 灵 岛.....	王 川 (299)
BB-1号	鲁 克 (335)
地下魔影.....	王金海、戴 山 (361)
逃难者的命运.....	高炜宾、孙洪威 (421)
后 记.....	金 涛 (453)



古庙奇人

郑文光

旷野里的灯光

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在铅灰色的天空背景上，它的银色的身子显得纤巧而柔弱。它就象一只大蜻蜓——如果蜻蜓的翅膀也能转动的話。但是这副翅膀的转动慢下来了，它谨慎地停在一个平缓的小丘陵顶上。

“糟啦，川仔——一定是油管堵了。”机舱内一个三十来岁、一脸络腮胡子的人说。

川仔是个十二岁左右、又瘦又黑、有一双碌碌滚动的大眼珠的男孩。他不说话，只是用带点儿忧愁的目光望着这个健壮的男人。

他们打开舱门，跳了出来。已经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又搭上阴天，仿佛比平常更昏暗，这片莽莽苍苍的荒原更加显得荒凉而肃穆了。极目望去，是一片望不到头的丘陵地，大部分是童山濯濯，只有不多几处长着一些生命力顽强的、虬蟠屈节的马尾松，疏疏落落的映山红是黄土丘陵地带的唯一的点缀。但是颇为使人奇怪的是：有了这几朵娇小的淡红色花朵，更使人感觉到大地的苍茫。暮色犹如浓雾一样，正在扩散开来。没有村子，没有房舍，似乎连动物都没有，除却铅灰色天空上一只越飞越高的兀鹰。

这两个人——成年人和男孩子，相对望了一眼。

“我还不如不带你走呢！”成年人说。他又打开舱门，吃力地从驾驶座位下拖出他的地质队用的背包。

川仔皱了皱眉头，瓮声瓮气地说：

“卢叔叔，我爹不是托您把我带回家去吗？……暑假快过完了，我得回去上学。”

“这一夏天你在地质队呆得也够欢实了。”卢时巨不动声色地说。“你该收收心啦。你妈妈不定怎么焦心地盼你哩。”

一提到妈妈，川仔大模大样地叹了口气。

“可是眼下我们怎么办呢？”卢时巨又忧愁地说。“这儿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偏巧直升飞机又坏了。”

“卢叔叔，您说，这儿有狼吗？”

“没准儿。唉，真倒楣——你急着回家，我又急着送地质图。”卢时巨拍拍他的地质背包。

“等等，”川仔忽然拽住卢时巨的衣袖说：“卢叔叔，好像……一点灯光。”

“哪儿？哪儿？……我怎么一点儿也看不见，我这地质队员的眼睛还比不上你？”

“真的，不骗你！哎呀，灭了！”川仔惋惜地说。但他马上又兴奋起来。“它又亮了，你看，跟一颗星星一样。”

“别是一颗星星吧！”卢时巨怀疑地说。

“不，”川仔意料不到地执拗和坚决。“那边准有一户人家。我们到那边去，借宿一晚，明天天亮了，再来修理这架直升飞机。”

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好办法。卢时巨只好答应了。川仔又从机舱里拖出他自己的一个大书包，挎在身上。他们仔细关好直升飞机的门，相跟着，迎着越来越重的暮色，向坡下走去。

阴森森的古庙

没有路，他们在大大小小的石块上颠簸着，绊着腿，向着隐隐约约的灯光走去。下了坡，在洼地上，灯光一点儿也看不见了。走在前面的川仔站住了，挠挠头，惶惑地说：

“哎呀，灯怎么又灭了？”

这回是卢时巨充满信心：“不是灭了，一定叫什么挡住了。向前走吧！”

果然，等他们又升到高坡上的时候，灯光又显现了。这回比较近，比较亮，黄澄澄的，在这荒凉的昏暗的旷野里显

得分外温暖和亲切。他们不由地加快了脚步。现在连川仔也明白了：一片高高的院墙挡住了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无疑，院墙后面有一户人家，他们可以指望在里面投宿，也许还能吃到点热的东西。

但是，一连串的疑问也来到了卢时巨的脑际：什么人孤独地住在这荒凉的旷野之中呢？这是与世隔绝的隐士？还是逃避法网的歹徒？是孤僻怪诞的发明家？还是奔逐于山林的猎户？……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呢？想着，走着，他们已经来到院墙的面前。灯光完全看不见了。但是伸展在院墙上的几棵树，还隐约被灯光微微照亮。天色昏黑，伸手不见五指，卢时巨从地质背包掏出手电筒，四面照了一下，可以看出这是一幢很大的房舍，院墙很高，一直向两边伸展开去。大门上，是一座高高耸起的山门，在高高挑起来的飞檐之下，是很大一块匾，却只剩一半，四个字只剩下两个字：“……禅寺”。

这是一座庙！

卢时巨放下十分沉重的、勒得两肩发痠的背包，舒了一口气，瞅了瞅跟他寸步不离的孩子，怜惜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于是，他尝试去推庙门，却纹丝不动。他举起手重重槌了几下，停下来，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却什么也听不见。他又更使劲地槌门，又停下来，倾听，照旧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川仔扑向庙门，使尽力气用脚踢。但是，尽管声音很响，里面却仿佛完全听不见似的。而且，灯光也熄灭了——这是从院墙头上探出来的树枝看到的。川仔气急了，大声喊起来：

“开门！开——门！”

什么反应都没有。就象是一座没有人住的荒废的古庙。但是，刚才他们明明是看到了灯光的，而且，庙门也是从里面插上的，那末……

里面的人不愿意接待，或者说，他们在犹疑……

“看来，”卢时巨苦笑着说。“我们只好回到直升飞机里面过夜了。”

川仔卸下他肩上的挎包，消失在暗夜中了。卢时巨转眼望去，只看见在二十步开外，紧靠墙跟有一棵榆树，川仔正在矫捷地爬上去。他也连忙跑过去。川仔已经爬到树梢，刚刚在院墙头上探出身子。突然间，卢时巨听见“啪”的一声，这是川仔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砸在古庙东廊的窗棂上。

“别冒失！”卢时巨低声喝道。但是川仔不听他的，手急眼快，又掏出第二颗石子，飞越墙头，只听得“噹啷”一声，这是石子把东廊窗上的玻璃砸碎了。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尖锐地喊起来。

紧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说：“别怕！”

灯光，霍的又亮了。

面貌古怪的老头

川仔倏的窜下树来，立在卢时巨面前。望着他满脸得意的神色，卢时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荒山野岭中，要叫开一道紧闭的大门，舍此之外，似乎别无其他办法。但是，为什么只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住在这阴森森的古庙之中呢？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多想。听见院子内有沉重缓慢的脚步声，他

们向大门跑去。里面搬动了门闩，大门无声地开了一道缝。

这时候，胭红色的圆月正从稀稀疏疏的灌木丛后面升起来，朦胧的光亮投射在门缝里露出来的一张老人的脸上。这是一张十分古怪的脸！他的稀稀落落的白发长长地散披到肩上，刀刻似的皱纹布满眉梢、额角、两颊，但是，一双眼睛却完全是年轻人的、生气勃勃的，锋利得如同两支锥子，在深深的眼眶里发射出怀疑、不安却又是十分执拗的光芒。

卢时巨急忙迎上前去，面带笑容，抱歉地说：

“老人家，惊动您了。可是我们实在没有法子，在这山间荒野中，只有你们……”

“我们不接待客人。”老头儿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却有一种坚定不



移的力量。

“我还带着个孩子，就是那个……我是地质队的，坐的直升飞机坏了……”卢时巨急急忙忙地说，有点慌不择言了。

“我们不接待客人。”老头儿又冷淡地重复了一句，他的尖锐的目光扫了一下默默站立在十步开外的川仔一眼。

“老人家，这是荒山野岭呀！也许，我们不该……”

“我们不接待客人。”老人第三次说，然后不紧不慢地把庙门掩上。这当口，卢时巨一侧身，迈进一只脚，把庙门蹩住了。

“我们明天天一亮就走——我们不会打扰您的。哪怕在门廊里待一夜也行。”

老头儿又用炯炯的目光扫射了他们一眼，然后慢慢地、用一种老年人决不会有的力气把卢时巨推开，庙门“砰”的一声关闭了。

卢时巨和川仔，站在又沉寂下来的古庙门外，对视了一眼。一刹那间，多少思忖和疑虑来到卢时巨脑中。这么一个古怪的老头——他是这么苍老，那双眼睛却又如此之锋利，还有那力气，差点儿没把卢时巨推得打个趔趄。他孤零零地带着一个小女孩住在这荒凉的古庙中，似乎含有一种神秘的、难以解释的意味。这是一处什么样的所在呢？卢时巨环目四顾，夜色已经非常浓，萧瑟的风正在旷野上掠过，吹在人身上，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突然间，清清楚楚地，他们听到了一种声音：“呜……呜噢！”

经常过着野外生活的卢时巨听惯了各种野兽的啸叫，但是这种声音他拿不准是虎啸还是狼嚎。他立刻毫不犹疑地重

新背起地质背包，拉着川仔的手，直奔那棵大榆树下，他推搡着川仔爬上树去，自己也随后揉登而上。

他已经爬到那样的高度，视界可以越过高大的院墙，看到古庙的院落。淡淡的、幽冷的月色正投射在那里面，他看清了第一道是两列廊房，再往里进，似乎有许多房舍，一眼望不到头。在许多被房舍分隔开来的一个个小院落中，还隐隐约约看到一些假山和水池子。但是，这一切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般的月色中，没有一点灯光或人影表示这里是住着人的。卢时巨甚至怀疑起来，刚才打开大门、跟他说过话的那个面貌古怪的老人，是否真的存在过。

卢时巨忽然感到他头上的树枝乱晃一阵，他抬头一看，差点儿没惊得喊出声来。川仔已经不见了。

深入古庙

川仔哪儿去了？

这个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是十分胆大而又机灵的孩子正在利用身驱灵便的有利条件，抓住一根很细的树枝，轻轻一荡，就落在高高的院墙上。他抱着院墙上的瓦枕，象一头老鼠一样，爬了过去。他的骨碌碌的小眼睛已经看清楚，前面，院墙里面，有一棵钻天杨，离开院墙只有五步之遥。他如果动作准确，是完全可以跳越过去，利用这棵钻天杨，作为梯子，进入古庙的院里。

他又向前爬了几步，突然挺起身子，回过头来，举起手挥动了一下。正在用眼睛向四面八方搜索的卢时巨无疑看到了这个小小的矫捷的身影。他的心惊喜参半。他十分担心孩子的安全——他已经明白川仔想干什么了，他一点也不

怀疑川仔能够进入古庙，但是他担心孩子一个人应付不了这阴森森的古庙可能出现的怪异情况。他自己也想进入古庙，也想跟在川仔后面跳上院墙，不幸的是他的身体太重了，那根斜斜伸向院墙的细树枝经不起他的体重，而且，这时他也明确无误地看见川仔打出第二个手势：手大幅度地连连摇动。他决定再密切注视川仔的动向，同时小心地从地质背包里抽出手电筒和一支左轮手枪来，打开了保险栓。他警惕地注视着。

现在月色明亮起来了。川仔已经爬行到了杨树的附近，忽然，挺身一跃，抱住了那粗壮的杨树，立刻滑下去了。这孩子，身手是那样矫捷，引起了卢时巨的羡慕。川仔似乎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落到地面，马上奔向大门。卢时巨明白，川仔要打开大门，于是他立刻滑下榆树，向大门跑去。他刚好跑到门边，沉重的庙门就打开了，里面闪现的正是川仔兴奋的脸。他们俩也来不及交换一句话，卢时巨立刻闪到门内。两个人，轻盈地拉着手跑到西廊窗下。他们一扇门一扇门地摸过去。摸到一处，门应手开了，川仔就要进去，但是卢时巨把他拉住了。他小心地打开手电筒，用手掌捂着，只让少许光线透了出去。这就够了。原来这是一间堆放破旧杂物的屋子，有一张破桌，几条破凳子，一个破柜子，都堆在屋角上；另一端屋角，有一堆干草。

卢时巨再用手电筒（还是用手掌捂着）又把整间屋子扫描一遍，然后走过去，翻捡了一下干草，没有发现什么。于是他走向门边，把门闩上了，拉着川仔的手，到干草上坐下来。

“我们总算有个地方过夜了。”川仔悄声说，吁了一口

气。

卢时巨熄灭了手电筒，又用右手摸了摸已经放进衣袋的手枪，附在川仔耳边说：

“你也太胆大了！怎么敢闯进庙里来？你知道庙里有些什么？”

“那我们就该在荒山野岭里喂老虎吗？”川仔不服气地说。

“这古庙十分大，看样子绝不止老头子和小女孩两个人。而且，老头儿也十分古怪……”

“我们又不偷他又不抢他，睡一夜就走路……”

卢时巨忧心忡忡地说：

“看吧，不会让我们太太平平地离开的。”

“你不是有支手枪吗？”

“川仔，你知道我们和什么人打交道呀？荒山野岭中一座孤零零的古庙，总不会是老实的庄稼人住着的。唉，不如我们不离开直升飞机呢！而且——”

卢时巨忽然顿住了。这回两个人都清清楚楚地听见，在很近的地方，又发出刚才那声令人惊心动魄的、既象虎啸又象狼嚎的啸叫。

怪兽和怪影

卢时巨毛发倒竖，他立刻抽出左轮手枪，冲向窗前，但是川仔比他更快，一步就扑到窗下。

清清如水的月色正把庭院照得通明透亮。在钻天杨的阴影里，有一个庞然大物在走动。它慢慢地逡巡着，走到月光地下，这是一头庞大的四足兽，但是卢时巨敢说，他这一辈

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怪兽。它身上是黄黑相间的条纹——象一头猛虎，可是头部，那大得出奇的头部，却散披着一头威风凛凛的长鬣，分明又是一头雄狮。它慢慢走到院落当中，站定了，环视着四周。卢时巨紧紧搂着川仔，摒息敛气地透过玻璃窗注视着，一只手紧紧握着早已打开枪栓的左轮手枪。

这头怪兽回过头来，正面朝着卢时巨的窗子，它的阔大的鼻子噙张着，慢慢向窗户跟前走了一步。卢时巨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水，把枪柄都浸湿了。但是奇怪的是，野兽的样子虽然凶恶，它的眼睛却是半闭的，它一点儿也没有扑上来的意思。停留了片刻，它掉过头，向东廊走去了。

“卢……叔叔，”川仔的牙齿还在咯咯响着。“这是……什么……野兽？”

卢时巨摇摇头。他的心情是那样纷乱。这荒凉旷野上的古庙，奇怪的老人，还有这头奇怪的野兽。总之，今晚他所遇到的一切，构成一个巨大的谜，他是没有能力解答的。他们所陷身的这座庙，是一个罪恶的渊藪吗？抑或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充满神奇的世界？他走过去，再次检查一下门闩，然后回到屋角，倒在干草堆上，陷入深深的沉思中，竭力要在这些纷乱的事实当中理出一条头绪来。

他所看到、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幻像吗？他是不是陷在一场噩梦里？记起不知在哪儿听人说过，用手指掐掐皮肤，就能判断是否在梦境里。他掐了掐，还真疼。看来，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他怎样才能解释他所看到的一切呢？他是一个地质勘探队员，受过科学训练的，也在各种复杂的野外条件下生活和工作过，但是几曾看到过这样的奇奇怪怪的

事情？

“哎呀！”川仔突然叫唤起来。虽然声音是压低的，但是那声调有一股悲惨的、撕裂人心的力量，迫使卢时巨立刻跳起来，又扑向窗前。他一只手搂着川仔，发现这个勇敢而大胆的孩子正象筛糠似地哆嗦着，用一只手指着钻天杨阴影处。那儿好象站着一个人，但是决不是刚才那个老头儿，这个人又瘦又高，浑身衣服都是黑的，模样儿一点也看不清楚。卢时巨心里疑惑，为什么川仔被吓成那样？那无非是一个人，在这古庙里，碰见一个正常的人，要比碰见一头怪兽要自然得多了。

“你怎啦？”卢时巨安慰着川仔。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紧紧握着那柄左轮手枪。

“那个人……好象……”川仔结结巴巴地说着。这时，这个又瘦又高的人已经走到月亮地里，卢时巨仔细瞧着，只见他慢慢转过头来，月色正好照在他的脸孔上。

“冯秉超！”卢时巨喃喃地叫出这个名字，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为了防止由于心脏跳动得太快而生的眩晕，他不得不把手扶在门框上，嘴里仍然疯狂地噙着这个名字。

复活的死人

卢时巨和川仔的奇特的反应不是无因的：冯秉超是他们的熟人，他是卢时巨所在的地质勘探队的一个队员，不过一个多月前不慎从崖顶上失足坠下，脑浆迸裂，当场就断了气。

这是一个死了的人！

什么事情也不会比看见死人复活更令人惊异的了。何况

冯秉超摔死的当儿，卢时巨和川仔都在场，他们亲眼看到这个血肉模糊的尸体，后脑勺差不多整个儿碎裂了。勘探队的医生只草草检查了一下，就摇摇头，走开了。谁也不会怀疑这个勘探队员因公殉职了。当天，勘探队就在一处山岭的阳坡掩埋了尸体，还开了追悼会，同时又拍电报给公司，并请公司通知死者的家属，又按照规定发了抚恤金。

谁也没想到，死了的人居然能够复活，而且又是在这样一座阴森森的古庙之中！

卢时巨拚命抑制着自己。他不相信世间有所谓鬼魂，他同样也不相信脑浆迸裂的人能够复活，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个穿黑衣服的瘦长个子，只是面貌长得极象冯秉超，相似得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因此他把川仔搂得更紧些，附在孩子的耳边说：“镇定些，千万别发出声音！”

那个极象冯秉超的人慢慢走近了。他不但面貌长得象，个头、走路的动作也非常象。冯秉超因为长得高，背有点驼，在翻山越岭时他十分矫捷，但是平常走路时步履却是缓慢而沉重的。此刻，他站定了，仰起头，象是观察月亮。几乎他的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他的眉毛的轻微的抖动，他的嘴唇的半张半闭，卢时巨和川仔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世界上居然有两个长得如此一模一样的人，这事情本身就够奇怪的了。

卢时巨摒息敛气地观察着。川仔慢慢也镇定下来了。这个人虽然极象冯秉超，可是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这是一张呆滞的、缺乏生气的脸，干脆说，就象一张死人的脸，而真正的冯秉超是一个生性活泼的年轻人。就凭这一点，卢时巨断定这个人并不是冯秉超，可是，却又为什么长得如此相象？不但是个头、五官，冯秉超左腮有一颗很大的痣，这个人的

脸上也同样有这么一颗痣。即使是孪生兄弟，也不会这么一模一样的！

这时候，隐隐约约的，卢时巨听见一阵悠扬的笛子声。院子里的那个人显然也听到了，他立刻掉转头，向着东廊走过去，消失在拐角了。

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闪现在卢时巨脑际，他低声对川仔说：

“待在这儿，不要动！我出去一会儿……”

“我也去。”川仔应声说。

“不。”卢时巨断然拒绝了。“我出去侦察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守在这儿，插上门闩，看看窗外，如果我急促跑回来，你要立刻打开门闩，让我进来。”

“我陪你去。”川仔执拗地说。

“不行！”卢时巨的声音变得严厉了。“这不是好玩的事，弄不好会出事的。我身强力壮，又有手枪，你……”

“我目标小，不容易被人发觉。”

“别争啦！川仔，听话。”卢时巨说着，果断地拨开门闩，冲出了房间。

侦 察

一阵寒风吹来，卢时巨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这时，月亮钻进云堆里了，院里顿时昏暗起来。除了树叶子簌簌作响外，周围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卢时巨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什么也看不到，好象这是一个荒寂无人的院落。他甚至有点怀疑，刚才看到的一切是不是真实的了。但是为了谨慎，他还是紧贴着墙跟，猫下身子一步一步前进。他慢